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鐵笛子 四十三、盜鐵杖 奇俠戲凶僧

南曼聞言越發有氣，正要開口，路上行人越多，多半擦身而過，鐵笛子說完前言，見對面有了來人，一面暗中示意，一面已將言語岔開。南曼也非不知利害，只為少年夫妻喜歡門口，見鐵笛子樣樣都比她勝過一籌，當著外人說他不過，不由犯了童心，不願輸這一口气，性又好勝，聞言一想，知道無話可駁，也就勢收風，表面卻裝負氣，朝鐵笛子瞪了一眼。鐵笛子知她脾氣，恐其不快，正借別的話分說。走了一陣，忽見前面又是一個大鎮，一看日色，才知且談且行時光易過，天已不早。雖然天時早晚不在心上，過了馬店和岳王鎮再往前走又入山野地帶，身邊雖然帶有乾糧，當此隆冬寒也有不便，加以走時匆忙，南曼糧袋業已遺失，文嬰又未帶什東西，這兩個鎮店相隔卻不甚遠，前途岳王鎮更是必由之路，又是兩條路口分歧之處。

地方雖當要道，因其里程大短，不合行旅之需，只有一些賣茶水零食的點心舖，連打尖的人均不多。心想，再在當地吃上一餐，就便買上一點吃的帶走。

剛一開口，南曼勾動方才之氣，嗔道：「你怎的這饒，剛一開葷，連吃了好幾頓還不夠，非要把山中帶出來的銀子用完不成，多剩一點回去不好麼？」

文嬰無意中接口笑說：「這一頓該我會鈔了，我身邊銀子還有不少呢。」

鐵笛子聽了愛妻餘氣未消，方想敷衍，去往前鎮添些乾饅和乾牛肉就此起身，聞言南曼首先不好意思，忙笑說道：「文妹，我和他賭氣。因你道路不熟，這條路不曾經過，真買吃的還是這裡的好，一樣花錢，何苦挑壞的買？我們情逾骨肉，誰花錢也是一樣，我是氣他不過，共只師叔和大姨給你的二三百兩銀子，業已用去不少，以後要用，不比我們山中還有出息，再說你和我們一路，雖是誰有誰用，你是小妹，又沒財路，哪有叫你用錢之理？」

文嬰知她誤會自己多心，忙即分辯，一路說笑，不覺把那兩家飲食店錯過。

人已出鎮，南曼想要回轉，鐵笛子笑說：「我們何必再走回路，記得岳王廟旁有一賣素面的，做得極好，又偏在大道側面崖坡之下，甚是僻靜，人也相識，我們何不換換口味？」

二女恰又均喜素食，一聽那賣麵的是個貧苦寡婦，撫一幼子，終日勤勞，僅得生活，還是鐵笛子前年因事路過，無心發現，曾經救濟。所賣素面有筍有菌，十分鮮美，先就願意，略一商談，便往當地趕去。

廟在岳王鎮的側面山坡之上，外有大片樹林，賣麵人家就在坡下，離開官道還有一段，專賣進香的人。鐵笛子還是前年路過無心發現，業已忘記，臨時想起，打算就便救濟這兩母子，看他光景如何，同抄近路趕去。

到後一看，為了冬天天短，近一二年廟中香客稀少，賣麵的陳二娘母子本來生活極苦，仗著鐵笛子前年所給十兩銀子買了幾畝田開始耕種，面已不賣，只為當年收成太少，又當冬閒，母子二人挑了鍋灶去往鎮口露天賣麵，準備找點貼補，免用去前數月所得銀米。

三人如不相遇也就罷了，偏巧不先不後快要到，陳二娘母於正好推車回來，更巧是鐵笛子前年經過也是這等化裝，起初不曾留意，以為這等貌相久已不用，以前又只用過一次，途中並未發生事情，無人得知，並還特意加工，一到便被認出那是救命恩人，歡天喜地接進屋去。

鐵笛子為防萬一，剛囑咐他母子不要聲張，鄰舍如問，就說多年未見的遠親路過來訪，忽聽門外有人呼喊，二娘眉頭一皺，面現怒容，忽又忍住，朝乃子捏兒囑咐了兩句，捏兒忙即迎出，先向來人說好話，跟著便爭論起來。

三人探頭一看，不禁怒從心起。原來那是兩個油頭粉面、身披皮氈的道士，一長一幼，向陳家買麵，開口便要二十碗，立等就要，還要加葷。捏兒年才十五，由窮苦患難中長成，人頗強健多力，先告來人面已賣光，乃母發病，家中窮苦，又來了三位遠親，連待客的夜飯都辦不出，當時二十碗葷面如何做得出來，現買也來不及。

道士卻說：「你家養有兩隻肥雞，不會殺掉？你家有面，當時可以赴做。往日由你推托，今日廟中來了貴客，要往前途有事，因不願到鎮上吃飯，來到廟中，就是二十碗做不及，我師父和來客這五大碗非要不可。你家靠山吃山，做了我們廟裡多少年的買賣，怎沒良心？快叫你娘出來！」

捏兒心直口快，便說：「自從你們師父到後，香客越來越少，哪有買賣！並且今年我們已不賣麵，一半就是承不起你們的情，我母子將本求利，連碗苦飯都混不上，偏說是靠你們廟裡發財，今天三碗，明天五碗，一個大錢也沒有見。這樣冰雪寒天，我娘有病，那雞已被你們強拿去過好幾隻，剩這兩隻下蛋，如何還要斬盡殺絕！」

話未說完，年長的一個業已連罵帶打，並說：「如敢違抗，當夜放火燒房！」

左鄰一家想要解勸，見此情勢已嚇得退了進去，不是捏兒閃避得快已被打傷。二娘急得兩淚交流，欲出不敢，剛急呼：「道爺不要生氣！」

二女首先捺不住怒火，想要縱出，吃鐵笛子搶向前面，低喝「我來」。南曼知他善於應付，也將文嬰拉

這時夕陽還未落山，斜日反照，滿林都成暗赤顏色，景物甚是荒涼，鐵笛子只一閃，便將動手道士擋住，笑問：「道爺何苦與他一個小孩子一般見識，肥雞只管拿去，面也現成，這裡沒有，我往鎮上去買，決不誤你待客如何？」

那道士甚是凶橫，先見裡面出來一人，不知這是頂頭剋星，鐵笛子化裝之後又似一個身材矮小的中年窮漢，貌相醜陋，絲毫也不起眼，怒吼一聲，舉拳便打。鐵笛子也未回手，稍微用手膀擋了兩擋，仍是帶笑賠話，彷彿軟弱已極，話又中聽。

二女人藏在內，見鐵笛子那等滑稽神態，知道年長的一個吃了暗虧，便不殘廢，由當夜起也要痛上半月，無藥可醫，心中好笑。文嬰更是笑得肚痛，一面將二娘勸住，告以無妨，包你就好。

道士哪知厲害，自來柔能克剛，多麼兇暴的人也禁不起這樣軟功，一見對方打不回頭，罵不出口，好話說之不已，小道士又在一旁做好人，由不得消了怒氣，大模大樣脫口說道：「聽來客說後面還有三人估計雖在鎮上投宿，但拿不准，恐怕錯過，追趕不上。他們不曾吃飯，至多只有一兩個時辰耽擱便要起身。你代他母子出頭無妨，如其誤事，叫我受罰，連你和這一家有幾個算幾個，誰也休想活命。」

鐵笛子聞言心中一動，見道人說完，拉了小道士要走，又趕上去拉了他一把，笑說：「你們共是幾位客人，是和尚，是道爺，請你說上一聲，我也好準備呀。」

道士怒道：「你那狗爪子留神污了我的衣服，如非看你人還老實，不把你個半死才怪。念在你還知趣，面只先要五碗，客人只得一位頭陀師父，主人之外還有三位遠客要來。這不是方才所說那三小狗，我們師弟兄明天再吃，不再湊這熱鬧了。可告陳二寡婦，剩下來的雞卻不許她偷嘴。」

鐵笛子諾諾連聲，裝著害怕神氣，退將進來。

二女同聲笑說：「你真刻薄，頭兩下業已夠受，如何這廝已走又用重手法傷他？這廝雖然可惡，何苦要他殘廢呢？」

鐵笛子冷笑道：「南妹如何忘記，上半年我們聽人傳說，岳王廟被兩個惡道占去的事麼？為了事忙，連我也都忘記，不是要吃素面還想不起。本來打算抽空往探，恰巧賊黨尋來，看他那樣強橫霸道，平日為人可想而知，為首的更不必說。就你眼前所見所聞有多可恨。

「何況賊頭陀又是他們一黨，業已尋來。我本不想多事，只為賊頭陀老是尾隨不捨，分明前面有人打算會合之後下手暗算，反

正是這回事，我已想開，好在這裡僻靜，索性就勢了去也倒爽快，真避不開也說不得了。我那手法尚不致命，至少還有三個多時辰才得應驗，到了送面時候他再尋來，由我一人上前應付。先請二娘煮麵，主客五人一同吃飽，我再搶前打發，包你一舉成功。不過你二位至多能去一個，非但這裡要留一人，並且我們戴了面具前往，還可惑亂敵人心目，事完相機而行，也許連他母子都不會被人疑心呢。」

說罷便將主意說出。陳氏母子早就聽說二俠英名，沒料到前年救他的便是他本人，前數月又曾受到一次週濟，當時驚喜交集，寬心大放，感激涕零，不知如何是好，隨將廟中道士平日惡跡說出。

原來廟中道士以前雖是一班不勞而獲的酒色之徒，仗著廟產豐富，每年又有兩次廟會，香火興隆，吃用不完。廟主陶清玄膽小怕事，並不欺壓善良，小道士多喜往陳家偷吃餛飩葷酒，香客又多，一年可做半年好生意，陳氏母子能夠勉強度日便由於此。

誰知兩年來不知由何處來了五個惡道，為首的名叫游三山，外號清風真人，初來時師徒五人均像山裡走出的遊方道士，貌相神情十分凶野，一到便尋廟主。陶清玄先聽來人道衣樸素，赤腳芒鞋，還不大看得起他，正命徒弟詢問來意，游三山冷笑了一聲，忽然直進雲房，徒眾攔他不住，均被打倒。

賓主雙方密談了一陣出來，廟主忽然發令，先命全廟徒眾以上賓相待，說來人是他師兄，多年未見，法名已改，因而誤會。過了半年，不知怎的，老廟主和兩個心腹道士忽然出外雲遊，要往峨嵋尋師，並說乃師是個三百多歲的地仙，此去少說也要十年八年才回，此廟已交師兄游三山掌管，另外還有兩個新收徒弟伴送。

廟主陶清玄看去比惡道年長得多，偏說來人是他師兄，六七十歲的人步行朝山，平日身又衰弱，走時面上又都帶有愁苦之容。因廟中徒眾事前已走了十多個，均說奉命朝山，往尋師祖，但都事後聽說，無人見其起身。地勢偏僻，不當朝山季節，難得有人往來，廟中一向安靜，也就無人留意。

直到廟主師徒走後，隔了幾天，拴兒偶往廟後檢柴，聞得隔牆悲哭之聲，偷偷掩將過去，貼牆一聽，乃是廟中一個老香火，因全廟師徒被惡道陰謀害死了十好幾個，想起廟主陶清玄膽小懦弱，連兩個心腹徒弟均被惡道命人押送，強迫上路，斷定中途必遭謀殺，所說朝山尋師之言全是假話。

如今全廟均被惡道師徒霸佔，還引來許多黨羽，當時深夜出去，擄些年輕婦女回來淫樂，舊日徒眾未死的還有十多人，也都入了賊伙，成為一黨。有心偷偷出外報官，無奈惡道師徒本領高強，稍露形跡必遭凶殺，想起以前那些人傷心，正在廟後背人流淚，不料被兩個小道士掩來聽去，向其喝罵，還要動手。

後來問出真情，小道士也是舊人，老香火人緣又好，總算不曾將他捉去討好獻功。隨說起惡道師徒種種兇殘淫惡行為，向老香火警告，今日之事如其洩漏，誰也休想活命。拴子人小機警，聽出廟中徒眾均是惡道所害，忙即逃回，偷偷告知乃母。二娘一聽心膽皆寒，惟恐愛子走口，再三警告，不令向人洩露。

惡道自將廟霸佔之後，廟會雖仍照舊舉行，對於施主十分冷淡，一面露出志在閉門清修、不願與俗人往來之言，恰趕上年景不好，一班趕廟會的攤販常受賊徒欺凌，不消一年香火便冷下來。惡道巴不得人都不要上門，以便藏在廟中為所欲為。

陳氏母子倚廟為生，卻是苦極。小道士雖仍來買餛飩，但因改做惡道徒弟之後全都變了脾氣，凶橫無理，強賒硬拿，那是常事。新來的惡徒更凶，以前有時欠了，遇到高興尚肯還上幾個，後來簡直有欠無還。二娘母子怎吃得住，實在無法，仗著鐵笛子的周濟買了點田，自家苦耕苦種。

本不想再賣餛飩，為了當年年景更壞，迫於無奈，廟前不敢擺，擺了也是欠賬，無人來吃，只得擺在前面鎮口官道旁邊。剛做了不多天，便被小道士知道，常來騷擾。二娘無法，知惡道法嚴，這些舊人不管多麼得寵，決不許其離開廟前百步之外，每次都挨在黃昏以後，廟中夜飯過去之時方始回轉，勉強支持，實非容易。

當日實因天氣酷寒，行客稀少，難得提前回家，沒想到會有賊黨要來，如非鐵笛子等三人也在此時趕到，非但損失兩隻肥雞和明日的本錢，拴子也必挨上一頓好的。幸而來的有一個是舊人，比較還算好的，要是惡道那些得寵的徒弟更是蠻橫，兇惡已極。

三人聽完前情，均覺賊頭陀始終尾隨在後，這裡還有他的同黨，如不就勢除去，非但善良受害，便自己路上也須隨時防備暗算，豈不討厭！

南曼因鐵笛子不令跟去，恐其勢單，笑說：「這不比在濟南，人家不知我們底細，黑雕跟在身旁，更有許多善良忠勇的老百姓隨時隨地相助掩護，可以賣弄手法，出沒無常，迷亂敵人心目。人還是我們兩個，並還多了文妹一個得力幫手，比起廟中敵人卻少得多。那賊頭陀明已深知我們來歷，我卻不知敵人底細，而可以相助我們的人只有主人母子，少了許多人明暗相助，無形中要減卻許多實力，如何可以粗心大意呢？」

文嬰也說：「賊頭陀如無本領決不敢暗中尾隨，照鐵兄方才那樣辦法還欠穩妥，一樣下手，何必如此！」

鐵笛子正幫主人燒火，二女在旁幫助搦面。主人母子感恩心切，又想裝得像些，已將那兩隻肥雞殺掉，三人勸她不聽。又因當地鄰近虎狼之穴，事完必須遷走，也就不曾攔阻。

正想心事，一聽二女議論，方笑說：「這里門戶淺薄，你兩姊妹怎不小心說些什麼，我有我的道理，包你無事。要被敵人走來聽去，豈不討厭？」說時，忽聽拴兒在屋後「噫」了一聲，心中一動，忙即縱出。

拴兒也正由屋後帶了兩隻殺雞的血手匆匆趕來。人還未到，先用手朝側面樹林中連指，鐵笛子一看，那是廟旁一片松林，行列甚密，枝葉不調，上面堆滿積雪，斜陽光中看去靜悄悄的，休說人影，地上連個腳印都無，忙把拴兒喊往屋後無人之處。

未容問話，拴兒已先低聲說：「方才無意中探頭，看見牆側掩著兩人往裡偷聽，尋常打扮，身邊全都帶有兵器，一個還在含笑點頭，因知恩人仇敵甚多，恐有暗算，又不敢聲張，忙將手中刀和雞交與乃母，準備由另一面後門繞進向三人報警，百忙中探頭，再往原處一看。」

「就這轉眼之間，來人已往相隔好幾丈的對坡廟旁松林中走去，內中一人業已不見，只見一人其行如飛，在松林中連閃兩閃，便自無蹤。自從惡道師徒來後，不到廟會之期，連廟門都不許人走進一步，往來的人甚是雜亂，廟旁松林更成禁地。去年前往拾柴，如非年小，差一點沒有遭到毒打，不是廟中的人，誰也不敢這等走法。」

鐵笛子仔細問完二人立處和兩次所見時光，至多也就幾句話的工夫，想了想，笑說無妨，趕往那二人立處一看，這一面雖是平日人行之路，陳氏母子又肯打掃，地上冰雪甚薄，來人蹤跡仍可稍微看出，腳印極輕，似由去路那面鎮上繞來，在當地立了一會，然後施展輕功，順著廟牆外面的松林往廟後一帶馳去，越想越覺奇怪。

隨聽二女敲牆相喚，走進一問，文嬰手上拿著數寸長一段樹枝，上綁紙條，業已打開，大意是說：賊頭陀雖極可惡，可作日後引線，動手時不要殺他。今夜另有強敵與之一黨，就勢除害卻是兩便。此乃一時巧合，否則也不應該多事。事情一完連夜起身，能使敵人不知你們真相才好。相見不遠，再作面談，萬一中途相遇，不到時機莫要急於相見追趕我們，你只認明雙環符記就是你的朋友了。底下畫著兩個連環，不曾具名。

三人看完藏起，一問文嬰紙條何處得來，文嬰笑說，「自從鐵兄走後，我聽見門外響了一聲，探頭一看並無異狀，先還當是被風吹落的樹枝落在柴堆旁，人已走進，忽又想起響聲不同，二次往尋，才見這段樹枝釘向地上，綁有一張紙條。四顧人影皆無，我先當是六月裡的梅花和賀師叔又鬧花樣，南姊說是筆跡不對，口氣也不相符，照此形勢，分明我們暗中也幫手跟來。鐵兄匆匆趕出，連火都無人燒，可有什事情發現麼？」

鐵笛子搖了搖頭，告以前事，笑說：「我們也在江湖上跑了好幾年，這雙環符記從未聽說，莫非又和文妹小師叔一樣是兩個新出道的少年英俠麼？」

南曼正代燒火，笑說：「想不到剛說人單勢孤，這裡又添出兩個好幫手來。他暫時不和我們相見又是什麼緣故呢？照此形勢山中敵人多麼厲害，決不能奈何我們。也許人還不曾回家，幫手已多出好些，和以前幾次一樣，一點事不費便將仇敵除去呢。」

鐵笛子笑答：「南妹你真把事看易。也不想明春山中敵人多麼厲害。據我看法與你不同，越是像路上這樣連敵帶友當時出現，越是可慮。近兩年來我們在山東、河南救災，這是多大一件事，我們連頭帶尾快滿兩年，事情做得雖多，休說真正強敵不曾遇到，便遇到的也都不堪一擊，連真正異人奇士也未發現一位，為何從濟南動身後起接連遇到強敵和可疑形跡，彷彿沿路都有人在作對跟蹤神氣。」

「即以我們這一方面而言，文妹本定尋找我們，又是自己人，不在話下。另外連明帶暗業已發現了兩三起，連六月梅師徒俱都驚動起來，暗中相助。這兩位朋友雖不知他來歷，也必與我們有點淵源，多半以前那些強仇大敵懷恨太深，現已合在一起，並還請出許多能手助紂為虐，想要報復，各位尊長同輩見我三人人少勢孤，又在山東兩年蹤跡已泄，此次回山沿途都有惡賊作對，敵人勢太強盛，生出平不之念，所以連這位多年不曾出山的大師叔都激引了出來。」

「這些暗中相助的人一面想助我們，就便除他兩個大害，一面又恐夜長夢多，山中根本重地，必須早日趕回，不應多生枝節，以致吃人的虧。或是還未準備停當便將這班惡賊激怒，提前發難，就能得勝，我們一有傷亡便不上算，才都是這等說法。我們前途只有更加小心，如何因此把心放寬呢！」

南曼見他又帶埋怨口氣，方要還口，二娘母子已把兩隻肥雞洗滌乾淨，破去肚皮，走了進來，放在鍋裡，互相客套了幾句，也未多說。

鐵笛子想了一陣心事，人多手快，不消半個時辰全都停當，二娘還想打點酒來，被三人攔住，說：「天已不早，我們俱都帶有乾糧，就著雞湯和現成的面吃上一飽便要動手。好在賊徒共只見到我一人，方才所說主意也稍有變動。我們賓主五人索性消消停停吃他一飽。他如不來催逼我自尋去，不必說了。他如到此，我們自有方法，包你沒事。」

說罷便向二女，囑咐了幾句，便同吃了起來。

吃完，二娘正作準備，鐵笛子已往左鄰兩家土人打了一個招呼，推說方才途遇影無雙，要在廟中除害，命我告知你們不要驚慌。這兩家土人雖未見過二人，去年也曾得到周濟，平日又有耳聞，聞言喜諾，各自裝呆不提。

鐵笛子剛往回轉，瞥見先回去的小道士由廟中奔出，身後還有一個年歲稍長的惡徒，卻非方才暗傷的一個，手中拿著皮鞭，氣匆匆邊罵邊走，忙向屋裡打了一個招呼。

二女立作準備，鐵笛子裝著一臉愁急之容，迎上前去，作張作智地說道：「陳二娘恐怕誤事，好容易由我相助把雞燉熟，正打算給你們端去，誰知來了一個不講理的人，非要強吃不可，如今被他吃去多半，人在裡面，我們拿他無法。」

鐵笛子本意將人誘進屋內再行發難，免得南曼帶了面具縱出，萬一被人看破。誰知同來賊徒一向恃寵驕橫，性又兇暴，比前受傷的惡徒還要不通情理，因在裡面被賊道埋怨了兩句，說他不該偷懶，叫兩小道士去買點心，天快黑透，還不見人送來，我們夜飯又遲，去往大鎮上買酒菜的剛剛回轉，萬一趕做不及，怠慢來客，要你看好！

惡徒氣無可出，那小道士雖是舊人，乃師也頗寵愛，口又能說，不敢私自動手，罵了幾句便同趕出，都是一肚皮的悶氣，如非鐵笛子裝出一副可憐相，上來話說得巧，已早動手。後聽新殺的雞被人吃去，想起乃師原是無意中一句戲言，說起陳家點心味美，頭陀便說喜吃熱湯麵，先來惡徒還強迫人家把雞殺掉，誰知發生此事，當時暴怒，厲聲喝罵，揚鞭就打。小道士也自發威，待往門裡縱去。

鐵笛子正在低聲急呼：「那是影無雙，不能怪我。」

一面故意閃避，想將惡徒誘進，颯的一聲一條黑影自空飛落，惡徒聞聲驚顧，還未縱避，已被南曼點倒，拖進屋去。二女面具早已戴上，為防萬一，鐵笛子和陳氏母子先都裝著一臉愁急害怕之容，並代二賊連說好話。後聽二女用手法問出真情，不禁怒從心起，因惡徒業已帶有幾條人命，當時點了死穴，由文嬰提了死屍，乘著外面天黑無人，往廟旁松林馳去。

小道士自然驚魂皆顫，再三哀求，最後由陳氏母子做人情，然後曉以利害善惡之分，小道士回憶他師徒同門被害經過以及自身所受恥辱，痛哭不止。三人見他年輕，天良不曾喪盡，恩威並用，勸告了幾句，便由鐵笛子假裝送面，同往廟中下手，餘人各照預計行事。

又教了小道士一番話，並加警告，說：「我三人都是影無雙，這不足奇，像我這樣的到處都是，你那同來惡徒之死想也看見，你只裝不知，便可無事。稍有二意，隨時均可制你死命。」

小道士諾諾連聲，鐵笛子隨用木盤裝了五碗麵湯，用手托住，再用鍋蓋罩好，同往廟中走進。恰巧惡道陪了頭陀等來客去往前殿進香，一聽面到，因天太冷，命放偏殿之內，隨同走出。鐵笛子早有準備，假裝張望，手捧木盤，背向來人而立。

小道士剛喊：「師父快來，我剛出廟門，便見此人送面走來，他說陳二娘有病，托他代送，人卻不曾見過，方才忽然說了兩句怪話，說他便是影無雙，專尋這位大師父有事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鐵笛子已得到小道士的暗號，先把面具放下，條地旋轉身來，把手一揚，五碗剛出鍋還未冷透的熱麵湯已連碗帶木盤一齊飛出，照準頭陀和另外諸賊打去，目光到處，見還有兩個獐頭鼠目的老賊同在一起，心方一動，內中一個手持鐵拐的已颯的一聲縱將過來，迎頭便打，來勢又猛又急，忙將腰間三折鉤連槍一抖，順手迎去，打將起來。那五碗熱麵湯已早打中敵人身上，劈哩叭喇濺了一地。群賊大怒，紛紛喝罵縱過。

原來金頭陀並非真和尚，乃是一個最厲害的獨腳強盜，這次原因受人之托，由兩廣繞路趕來，約定明年正月在高山剪刀峽明月溝一個惡霸家中會合，同往間中桃花源去尋七俠晦氣。本就有心為敵，想代同黨報仇，因往山東訪友，無意中遇到兩個綠林中人，談起影無雙大鬧濟南經過，先疑闖中七俠所為，後想同黨來信，說這七人本領高強，形蹤飄忽，出沒無常，各地窮苦的人都當他親人看待。

人數也是時多時少，男女都有，戴著各種面具，最難捉摸，許多同道至交均為所殺。因其神出鬼沒，狡猾機警，至今無人深知他的根抵，還是當年救災之後仇敵結伴回山，有人在無意之中探出他的住處，內中一男一女身材最矮，尤為厲害，人已的確回山。為了這七個敵人均得高明傳授，必須慎重，故此想等人齊之後一網打盡等語，如何會在這裡？

近年專在兩廣海南一帶橫行，未來中土，只聽傳聞，不知底細，拿他不定。又急於前往嵩山尋人，所訪師執早已他往，也未在濟南耽擱，便往前走。先在酒樓上遇到兩少年，聽說方才走的三人便有影無雙在內，起初也只打算隨後窺探，這影無雙到底什麼人物，是否七俠中人，尚無敵意。因先遇敵人便是孫氏弟兄，在酒樓上與頭陀相見，匆匆一談，雙方雖然敘出交情，均是初見，頭陀人又兇險驕狂，把孫氏弟兄當成小輩看待，並未明言去處。

誰知雙方起身雖有先後，途向相同，頭陀後到，所尋的人也是庵中凶尼，竟在庵中相遇，得知影無雙正是七俠當中最有名的鐵笛子和乃妻南曼，當時激怒，正同趕往報仇，不料六月梅師徒突然出現。

金頭陀雖只聞名，尚未見過，老凶尼法蓮大師卻深知這位老俠不是好惹，忙向賀回發話，大意是說：既然令師出頭，第一次開口，我無話說，事情卻不算了，也並非我老尼怕人，實為當初武當一戰，蒙令師和女俠龍靈玉讓我一劍之德，雖然彼時勝負未分，總算承情。這三個小畜生看在令師面上，暫不計較等語。

頭陀知道老尼性情兇暴，一向專斷，又是自己師執之交，以她那樣本領尚且怯敵，何況自己？當時氣悶在心，不敢相抗。分手之後，正想回到孫莊打聽一個同黨住處，忽然想起孫氏弟兄口氣，雖不甘休，暫時決不敢於妄動，內中一個還受了傷，也要養息，氣憤頭上，怎的忘卻，重又繞往鎮上，果然相遇。

無意中間出前途還有兩處多年未見的有力同黨，岳王廟賊道游三山尚還未在其內。因知三人本領高強，先只打算暗中尾隨，尋到幫手再行發難，誰知中途遇見金鈎楊鬍子、白日神偷朱洪亮和他養子南山鼠張小乙老少三個有名飛賊大盜，也是為了攻打新桃源之事，去往嵩山，與前年被鐵笛子打傷逃走的惡霸勾魂太保石鎮方會合，就在當地度歲。

過了石賊明春生日，人也到齊，再同往閭中趕去。因與游三山和左近隱居洗手多年的一個老女賊相識，意欲便道往訪，雙方無心巧遇。

金頭陀正因三個敵人起身在後，沿途留心，並未見其走過，不知對方何時上路，以為自己奔馳太快，岳王廟離開所尋的兩個同黨相隔只得三十多里，地又偏在官道旁邊，估計敵人那等走法最快也要夜裡才到，必在當地鎮上投宿。雙方酒樓相遇，雖未交談，自己貌相兇惡，所用鐵禪杖又粗又重，容易被人警覺，何況六月梅師徒乃對方一黨，十九通氣，自己人少，恐被撞見，難得岳王廟離鎮不遠，惡道又是昔年相識，意欲前往廟中，等上些時，即便會合一路。

夜來命人去往鎮上窺探，對頭如在店裡，立同下手暗算，如能成功，露臉揚名自不必說。如其不能成功，仗著廟中人多，事早已打發一人趕往前途送信，自和三賊跟在後面，兩下夾攻，也無不勝之理，且先除去三個強敵再說。主意商走，因三賊還要尋那隱名女賊，約好廟中相見，便即走去。

惡道游三山因上半年有人來此放賑，廟前三家窮人均曾得到銀米周濟，對那七位義商已自生疑，後又聽出許多奇跡，和影無雙大鬧濟南之事，想起平日所為，已有戒心，一聽頭陀這等說法，越發又驚又怒。略一商量，先命兩個得力徒弟趕往前途送信，並令兩人去往鎮上守候窺探。

為防被人警覺，特意換了俗裝前往。誰知鐵笛子等三人未到以前來尋陳家吃麵，賊徒到了鎮上不曾發現蹤跡，卻將另外兩個強敵引來，就鐵笛子不動手也非發難不可。這一強迫人家殺雞煮麵，卻吃了大苦。其實廟中富足，賊道生活豪奢，本是隨便一句話，久等面不送來，隨口說了徒弟兩句，惡徒立當聖旨一樣，出去便將太歲請來。

這時惡道已命廚房提前備辦酒菜，先同暢飲，款待這先後四個尋來的惡賊，酒菜已快擺上，為了來人說廟中房舍高大整潔，誇了幾句，惡道好高，陪了來客同往前殿遊玩。因想擺闊，前殿到處剛點滿燈燭，才由大殿走出，聽說面已送到，惡道先想請客，同往密室飲酒作樂，已不想要，只為新來老少三賊有點腹饑，一聽面好，想先墊補一點，恐路遠面冷，命人放在偏院之中。

惡道陪了四賊正走之間，見送面人立在偏殿門外，似和小道士爭論，上面鍋蓋已早放在一旁，方想喝罵「不該將面冷掉」，忽聽這等說法，心方一動。頭陀人最機警，業已警覺，剛大喝得一聲，送面人已隨同轉身之勢將五大碗熱麵湯迎面飛來，相隔只得丈許，驟不及防，敵人手法又巧，連木盤帶碗一同飛出，面積既寬，碗中又是一些麵湯，竟被打了一個通體淋漓，傷雖不重，週身都似淋了一片漿糊。

怎不急怒交加！旁立老賊白日神偷朱洪亮有名的奸狡手快，不等話完，警覺更早，一聽影無雙三字當先縱過，立處相隔又遠，總算不曾沾上。下餘賓主四賊雖未鬧個滿頭滿臉，也沾染了好些，一僧一道兵器均未帶在身旁，自恃人多，又見對方只得一盤五碗，業已打出，哪知厲害，剛剛縱身上前，便聽朱賊厲聲大喝：「諸位留意，敵人拿的是三折鉤連槍，這個正是江湖中傳說的鐵笛子，千萬不可放他逃走！」

話未說完，頭陀也想起來路所聞老凶尼法蓮大師和孫氏弟兄之言，知道自己怒火頭上，忘了兵器不在身旁，同時看出敵人果然名不虛傳，那柄鉤連槍非但解數精奇，剛柔如意，身法更是輕快絕倫，如非新來三賊兵器都在身邊，老賊朱洪亮又是輕功高手，發動得快。

自己和惡道游三山空著雙手，冒失上前，還幾乎吃了大虧，當時警覺。側顧惡道游三山已經旁邊徒黨把兵器送上，道袍也自甩去，自己還是一雙空手，敵人力敵四人毫無懼容，猛又想起敵人還有兩個同黨未見，必已來到廟裡，照著平日耳聞，對方什麼事都做得出，如何這樣大意？

心裡一慌，不顧動手，忙喊：「三位兄台賢姪休放敵人逃走，我去取了兵器就來。」說罷便往後面趕去。

這時，廟中徒黨已全驚動，除同行小道士受了指教假裝害怕逃往一旁藏起而外，有本領的徒黨俱都拿了兵器連聲呼哨四面趕來。賊頭陀方想，廟中人數雖多，並無用處，尤其後面空虛，不該離人，想要開口，忽聽老賊朱洪亮連用黑話告急，令眾小心應敵。

為了求快，本是越房而過、人已縱到房上，聞聲驚顧，百忙中瞥見老賊師徒三人已現怯敵之勢，一聲怒吼中，惡道游三山已被敵人反手一槍刺穿前胸，就勢飛起，翻縱過來，越過人頭，乘著惡道將倒未倒之際，回腳往橫裡一踹，將人踢飛，跌爬地上。

老賊朱洪亮恰由側面飛縱過來，勢子大急，差一點沒有撞上，忽然「哎呀」一聲，似被敵人暗器打中，看意思還想迎敵，當空又有一條黑影飛落，也是頭戴皮套，並穿著一套緊身皮衣，人還不曾看清，單那對手中兵器先就驚人，彷彿兩輪明月裹著一條人影，正朝群賊撲去。廟中徒眾當時一陣大亂。

賊頭陀本領雖高，人更驕狂，見此形勢也自動心，先還想所用禪杖又重又猛，單這一身神力敵人先當不住，急怒交加中匆匆看了兩眼，便往後面飛馳趕去。剛往下縱，耳聽老賊師徒連呼「風緊」和呼哨之聲，越知敵人厲害。

三賊已想逃走，暗罵這些黑道上朋友真個無恥，打勝不打敗，毫無義氣，敵人任多厲害，都來也只三人，主人為我送命，雙方仇恨越深，方才還說要往閭中去尋對頭報仇，不殺他個雞犬不留誓不為人，如何稍現敗象便自逃走？剩我一人對敵，就手中禪杖能夠取勝，也要多費力氣。

何況敵人如此厲害，決沒有這樣如意算盤。心正尋思，人已接連兩縱，快趕到後偏院月亮門外，人還不曾縱進，先是迎面跑來一個小道士，慌慌張張驚呼急叫，說：「後面來了兩個對頭，把金師父兵器拿走了，你們快來呀！」

頭陀聞言大驚，心裡更急，人也往裡縱進。小道士幸而人已逃出，擦肩而過，否則頭陀力大無窮，被他迎面撞上，不死也必重傷。

就這人往裡縱、將落未落之際，頭陀方想，禪杖如被敵人偷去，凶多吉少，猛覺眼前一黑，知來暗器，門口一帶因惡道剛剛發令，燈還不曾點亮，便聽前面有警，人都趕去，只一小道士在內點燈，被敵人嚇逃出來。

月亮門前只有裡屋燈光微映，比較前面要暗得多，去勢又急，恰巧撞上，連東西也未看清，想要閃避更來不及，竟被打了個滿臉花，腳也落地，覺著臉上冰涼刺痛，滿口鼻都是，傷並不重，慌不迭伸手一撈，才知那是一團煤灰炭泥，被敵人加上點水和成一團，出其不意迎面打到，心慌急怒中鬧了一個手忙腳亂。

惟恐敵人還有殺手，剛往一旁閃避，猛瞥見一條黑影由側面房上閃過，手裡拿著自己那根鐵禪杖，其去如飛，一閃不見。

頭陀練有一身硬功，力大無窮，自從出道以來極少遇見敵手，凶威遠震兩廣、南海一帶，幾於無人能敵，多一半還是仗著這柄重達七八十斤的鐵禪杖。因是百鍊精鋼打就，舞動起來宛如一條寒電，呼呼風聲誰也擋它不住，平日愛如性命。方才因覺兵器沉重，差一點的人拿都拿它不動，惡道又說廟中從無外人足跡，一時疏忽，不曾帶在身旁，兵器一失，無異去了爪牙的猛虎毒蛇，如何不急？

正要飛身追去，先是颼颼兩聲，兩溜寒星由斜刺裡打來，知道敵人暗器厲害，不顧上房追敵，心中一驚，忙往旁邊一閃，剛將暗器避過，頭上又是颼的一響，聲音較大，以為又有暗器打來，百忙中身子往下一底，本意想將暗器避過，看清敵人再作打算，真要不行，只五官要害不被打中，憑著這雙鋼鐵一樣的手臂與之拼命也無敗理，非將兵器奪回不可，誰知上了大當。

隨同他這一蹲之勢，先是頭上奇痛，頭頂短髮被抓脫了一片，才知並非暗器，剛怒吼得半聲，慌不迭伸手要抓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頭上束髮金箍已被敵人就勢抓去，頭髮扯落了好些。剛瞥見一條黑影越頭而過，縱身一把不曾撈著，迎面又是一暗，比方才

那團爛泥更多，並還騷氣烘烘，人也連頭被那東西套個正著。

緊跟著又聽頭頂上嗒的一響，彷彿敲了一下木筒，隨有一件鐵器由肩頭上滾落，鏗的一聲落向地上，面前漆黑，滿頭淋漓，五官全被糊滿，幾乎氣透不轉，驚慌急亂中也不知是什東西，慌不迭又伸手一揮，用力大猛，當時打碎，散落了一地，忙即縱向一旁，順手往臉上一撈，方覺與第一次味道相同。

耳聽房頂哈哈大笑道：「人家代你強討來的雞湯，你沒吃到嘴，嚐嚐這個滋味你看如何？」

同時看出地上，隔窗燈光微映中，原是那是惡徒放在門外的一個裝炭灰垃圾的破木桶，內裡還有一層舊鐵皮，本就污穢異常，又被敵人撒了一泡尿在內，上來先用旁邊鏟灰的鐵鏟打了他一團濕污泥，跟著連發兩枝暗器，打得他心慌意亂，分了神思，一面托了木桶由他頭上飛上房去，一手搶去束髮金箍，這勢把灰桶倒翻，當頭扣下，到了房上再將那柄鐵鏟朝木桶底上敲了一下，開上一個玩笑，方始飛身馳去。

那桶灰少說也有十多斤，一手還拿著那柄鐵鏟，就勢把頭陀金箍搶去，並將灰桶倒扣頭上，又用鐵鏟打下，端的身手輕快到了極點。等到頭陀帶著滿頭污穢、週身灰泥明白過來，先後兩個敵人業已無蹤。

頭陀始而怒極欲狂，還想追往拼命，猛一轉念，自從昔年師叔由北五省回轉，和師父密談了兩日，二次合力傳授學成出來，享了七八年的盛名，威震東南沿海諸省，所向無敵。此次被人請來助拳，師父師叔先是不肯，後經力請，雖然答應，走時再三警告，力說敵人厲害，自己還當故甚其詞，不料第一次交手如此狼狽。

看敵人那快身法決追不上，手無兵器，追上也是吃虧，何況方才敵人如非手下留情，只恐命都難保。這等通身污穢也難見人，又聽前殿哭喊求饒之聲隱隱傳來，料知大勢已去，越想心越寒。

隔窗一看，室中人影皆無，只聽隔牆廟中密藏的婦女似在說話，也聽不真，鼻間忽然聞到一股臊氣，想起前事，連打了兩個噁心，氣急敗壞趕到房內，恰巧盆中有水，匆匆洗漱。且喜自家包裹尚在，隨便換了件短棉襖，搜了一些金銀，心還不足，以為主人已死，無須客氣，還想多搜一些帶走，遙聞月亮門外奔馳急喊之聲，心中一驚，一看室中只有一口鋼刀掛在牆上，順手槍下，不敢由月亮門內走出，徑由側面一條甬道往後馳去。

到了廟後，剛剛越牆而過，便聽牆內徒眾在喊廚房香火快到前面分錢，賊道師徒已全除去，我們這些舊人只聽影無雙的話均可無事，此廟也許還要燒掉一半等語。頭陀心雖恨毒，無奈孤掌難鳴，兵器又不在手內，略一盤算，只得咬牙切齒，把腳一頓，就此越野翻崖，往前途野豬岡隱居的那兩個老賊投去不提。